教皇是敵基督嗎？

——從聖經、歷史與教皇親口之言印證

伊恩 · R · K · 佩斯利 著

© 1988 伊恩 · R · K · 佩斯利
英文原版由英國貝爾法斯特「殉道者紀念碑製作公司」於1988年出版。
翻譯版權 © 2006 伊恩 · R · K · 佩斯利遺產基金會
版權所有。未經版權持有人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本書任何部分。
中文初版於2006年出版於西澳大利亞州珀斯。

第1章：引言

羅馬教會自稱為所有基督教會的母親與導師——且看：更正教基督徒有了一個新名稱：他們不再是「異端」，而是「分離的弟兄」。

那些大公主義者既棄絕了聖經，就對教皇制全然黑暗無知。他們愚昧地全部登上了那趟「羅馬特快」，急於遠離一切揭露教皇制的欺騙、偽善與假冒之事。因此，在大公主義式的長老會中，蘇格蘭教會率先拋棄了《歷史性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25章第6段的內容——在多數保守派長老會人士看來，蘇格蘭教會實質上已放棄了她對《威斯敏斯特信條》的歷史性持守。該段如下：

> 「除了主耶穌基督以外，教會沒有別的元首；羅馬教皇絕不能在任何意義上作教會的元首；
> 他乃是那敵基督、那罪人、那沉淪之子，在教會裡高抬自己，反對基督和一切稱為神的。」

在這些島嶼上，一個新的普世教會理事會正在組建，以取代英國教會理事會（「英國」一詞遭到愛爾蘭羅馬主教團的反對）。新理事會將以羅馬教會為創始成員。這一替代性的理事會已得到舊英國教會理事會的同意。

因此，大公主義教會正迅速邁向與教皇的最終教會合一。聖公會國際委員會已經同意，教皇應當成為所構想之聯合教會的元首。最近的聖公會蘭貝特會議中，一些對話曾探討過教皇職位在普世教會中的牧職角色。

為了欺騙坐在長椅上的平信徒，那些背道的新教神職人員如今正熱火朝天地發起一場對教皇制的大規模粉飾運動。有人試圖從改革宗教會的歷史信條中刪去那些譴責教皇制、並將教皇指認為敵基督的教導。

那些大公主義者及其受騙者告訴我們：教皇是一位真正敬虔的人，是基督甜蜜而可稱頌的代表，是名副其實的「聖父」！

羅馬教會被呈現為基督所建立的真教會，而宗教改革——那使真信徒從那個背道的身體中分別出來的事件——卻被哀悼，並當作罪來認信。

羅馬的祭司們[1] 被呈現為耶穌基督的真牧師和祂聖福音的忠實宣講者。連葛培理博士這樣的人物，也參與與這些祭司攜手同行的禱告和佈道；他竟將他所引領歸主的羅馬教徒送回到羅馬教會裡去。

坐在長椅上的普通信徒必須知道真理在哪裡。如果主耶穌是基督，就事奉祂。如果教皇是基督，就事奉他。

因此，我們適時地問一個問題：「**教皇是敵基督嗎？**」並看看能否從聖經、歷史和教皇自己的承認中證明他正是。

偉大的托馬斯．查默斯博士——蘇格蘭自由教會的奠基人之一及該教會首任主席——在註釋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時說：

> 「主啊，拯救我們，使我們不至背道，免得我們與那大罪孽同受沉淪。我們認為羅馬的篡權顯然是聖經所指的，因此讓我們保持距離，並堅持對其大憎惡提出抗議。」

今天，查默斯博士在愛丁堡大學的神學教席由一位羅馬神父擔任。

恰好一百年前，著名《更正教史》（三卷）的作者 J. A. 懷利博士出版了一本168頁的小書，題為《教皇制就是敵基督》。

詹姆斯．艾特肯．懷利牧師多年來一直是更正教的主要發言人。他於1808年出生於蘇格蘭，先後在阿伯丁的馬歇爾學院和聖安德魯斯大學接受教育；1827年進入愛丁堡的原始分裂派神學院，1831年被按立。懷利博士於1846年成為《愛丁堡見證人》的副主編；1852年加入蘇格蘭自由教會後，從1852年至1860年編輯《自由教會記錄》。1860年，他被任命為新教學院的教皇制講師，一直擔任此職直至去世。阿伯丁大學於1856年授予他法學博士學位。

懷利博士是一位多產的更正教主體作家。1851年，福音聯盟因其作品《教皇制》授予他一等獎——該作品是他為參加關於教皇制最佳論文競賽而提交的。

我只是將他傑出的著作《教皇制就是敵基督》做了一個節略，因為它的論證是無與倫比的。我也補充了一些額外材料。

伊恩．R．K．佩斯利

第2章：關於「敵基督」一詞譯法

「敵基督」一詞譯自希臘文 ἀντίχριστος。希臘語介詞 ἀντί 具有「敵對」與「替代」雙重含義。十六世紀歐洲更正教聖經譯本普遍對該詞進行音譯（而非意譯），保留了這種語義張力。然而，中文「敵基督」的譯法偏向「敵對」一義，難以體現 ἀντί 的「替代」層面——即「代理/副職」之意。更正教歷史主義末世論認為，這正是理解「敵基督」之本質的關鍵：他並非僅在教會之外公開敵對基督，而是以 **「基督的代理」** 之姿，在那個冒充真教會的偽教會中取代基督的位置。

據現有資料，十九世紀更正教來華傳教士所譯中文聖經中，最早將 ἀντίχριστος 譯為「敵基督」者，很可能借用了此前羅馬教會中文文獻的譯法。與此相對，福州話方言聖經譯本（平話字）中使用的「對敵基督」等表述，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語義複雜性。從末世論角度看，「敵基督」這一譯法也恰好契合了耶穌會所發展的已實現派與未來派解釋體系：二者均將敵基督置於遙遠的過去或未來，從而削弱其對當下教會的直接相關性，使信徒容易忽視 **「那已經在世上的敵基督之靈」**（約翰一書 4:3）。

第3章：敵基督一詞

使徒約翰在聖靈的感動下，將「敵基督」這稱號賜予了基督教的大背道。

>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我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們知道，並且知道沒有虛謊是從真理出來的。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連父也有了。」（約翰一書 2:18-23）

>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翰一書 4:2-6）

>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這就是那迷惑人的，敵基督的。」（約翰二書 1:7）

眾所周知，整個教宗王朝都自稱為 **「基督的代理」** 。約翰．保羅二世高聲宣稱：「**我是基督的代理。**」

使徒約翰將背道基督教的首領稱為「敵基督」。教宗的頭銜正是我們理解教皇制真正奧秘與本質的鑰匙。

「Antichrist」是希臘詞，「Vicar」是英語詞，兩者同義，意思完全相同。Antichrist 譯成英語就是「副基督」或「基督的代理」；「基督的代理」譯回希臘語就是「Antichristos」=「Antichrist」。希臘語中 ἀντίχριστος 的日常用法清楚表明：這裡的「anti-」不僅指「敵對」，也指「替代」。因此，**每次教皇聲稱自己是「基督的代理」時，他就是在世界的輿論法庭上聲稱：他確實是那敵基督。**

基督的代理、副基督、敵基督，取代了真基督的位置，因此必然以欺騙、偽善和假冒為特徵。

敵基督偽裝成基督的真正代表，而非基督的仇敵——所以欺騙和謊言是他的看家本領。無神論者、共產主義者、伊斯蘭教徒及其他許多人從不自稱是基督在地上的唯一代表。他們公開宣告對基督的反對、仇恨和不死的敵意。他們在這一點上不說謊。他們不掩飾對基督的褻瀆，公開自稱是主耶穌基督的憎恨者。他們不戴面具。因此他們不是敵基督。

地球上所有宗教中，**唯獨羅馬教會**符合聖經預言的一切要求——我們將會看到。**唯獨教皇制**展現出敵基督的全部特徵。

如果我們讓聖經、歷史事實和教皇自己的宣稱來引導我們，我們就被迫得出一個結論：「**這確實是那敵基督。**」

因此，我們必須沿著基督教與教皇制、主耶穌基督與諸教皇的整個進程軌跡，研究它們之間的平行對應。這平行對應是解開奧秘的鑰匙，也解釋了那「謊言」——即教皇是副基督或基督的代理——如何誤導了全世界（直到今日仍如此），使人以為羅馬教會就是真基督教。那謊言耗費了無數世代，推翻了許多王國，設立了罄竹難書的酷刑，用血玷污了世界，又使地獄裡擠滿了人。

> 「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帖撒羅尼迦後書 2:11-12）

注意：希臘文「虛謊」一詞帶有定冠詞，字面讀作「**那謊言**」。

第4章：敵基督出生前的寫照

聖經的默示與神聖性恰恰體現在：對敵基督最清晰的描述，是在他出生之前就給出了。

十四世紀以來，教皇制不斷發展，我們可以直接研究其一切詭詐而惡魔般的演變。然而，現存關於教皇制最生動的畫像，仍是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 2:1-12 中對敵基督的描述。

> 「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祂那裡聚集，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人不拘用什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我還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嗎？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什麼，是叫他到了時候才可以顯露。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傾聽敵基督臨近的腳步聲，保羅在聖靈感動下，以最敏銳的屬靈洞察力，指出了那即將遮蔽整個世界的巨大陰影——不是幾個世紀，而是一直持續到世界的末了。

難怪那位最偉大的英國傳道人查爾斯·哈登·司布真讀到這段經文時大喊：「**以疑似敵基督的罪名逮捕教皇！**」

第5章：敵基督——戴面具的基督敵人

我們必須確定：保羅所描繪的這個體系就是羅馬的背道，並且保羅所說的與先知但以理（在保羅之前）和使徒約翰（在保羅之後）所預言的是同一個體系。

這不是一個推測的問題。神聖話語中最關鍵的預言都涉及於此。我們要麼必須確定但以理、保羅和約翰所說的就是教皇制，要麼就得承認：宗教改革以及藉此產生的更正教會，一直以來都是在一個誤解下爭戰。

「誰是敵基督？」要正確識別，我們不妨先問：「什麼是敵基督？」

敵基督是神兒子的仇敵，並與祂爭戰。就我們的研究而言，這場爭戰的形式至關重要，其所有策略都值得特別關注。

聖經中「敵基督」這一稱號的含義，是一個新造的詞語。它由兩個詞組成：「anti」和「Christ」。古希臘古典作家用這個詞來指代「替代者」。例如，「anti-basileus」就是國王的替代者——我們如今稱為「總督」；這裡的「anti」與英語「vice」（副、代理）意思相同。希臘人稱代理執政官為「antipagos」。在宴席上缺席的客人被稱為「antideipnos」。介詞「anti」甚至被基督自己用來指代祂自己：antilutron——作多人的贖價，即替代者。

這裡，我們得到了理解那罪人所採用的策略及其為達成撒但目標而擺出姿態的鑰匙。

敵基督——也像猶大一樣被稱為「沉淪之子」——如同猶大一般，假裝是基督的朋友，並用愛的親吻作為背叛的信號。

一個竊居權位者，戴著對基督友誼的面具，卻致力於徹底摧毀神兒子的國度——這就是敵基督。

我們的主親自在新約中首次向我們介紹了敵基督。

>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馬太福音 24:4-5, 24）

我們的主清楚啟示：敵基督是一個王朝，而非僅僅一個人。「許多人」（複數）並不說「我們（複數）是基督」，而是說「我（單數）是基督」。

希臘文中「假基督」是 pseudochristos，正是「敵基督」的同義詞。請注意，敵基督的偉大戰略不是正面的直接攻擊，而是謊言和欺騙。

使徒約翰在他已經引用過的書信中告訴我們：在那一個特殊的、偉大的敵基督出現之前，已經有許多敵基督者。當巨人到來時，侏儒們就消失了。

> 「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約翰一書 4:3）

新約中的「不認」就是拒絕承認真理。羅馬教拒絕承認主耶穌真正地成了肉身來，並用一個否定神兒子真正道成肉身的教義取代了聖經的教導。

羅馬教的教義——直到1854年才頒布——宣稱馬利亞的無玷成胎是基督按肉身降臨的預先且絕對的前提條件。這就否定了祂真正的降臨：祂由馬利亞所生，馬利亞的童貞是純潔的，但她的心是有罪的，她自己需要被她無罪的兒子拯救（路加福音 1:47）。

正如我們之前所強調的，在新約中，「否認」就是「拒絕承認」。因此我們發現，教皇拒絕承認神的基督——那唯一的磐石，反而承認他自己就是在地上的基督、彼得的磐石。他否認了基督。

但約翰對敵基督的定義是：「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約翰一書 2:22）

教皇否認父：他引入了「聖母」宗教。羅馬教會就是馬利亞崇拜——對馬利亞的敬拜，而現任教皇正是這馬利亞崇拜的領袖。此外，教皇篡奪了「父」的稱號，將神父獨有的頭銜「聖父」歸於自己。

約翰告訴我們：敵基督是說謊的，是謊言之父的真正的兒子——那從起初就是原初說謊者的兒子。

如果敵基督來臨——正如許多人肯定的那樣——毫無遮掩、大膽而真實地宣告他推翻基督的撒但計劃，那他又怎麼可能是說謊者和欺騙者呢？

顯然，主和約翰所描繪的敵基督將戴著面具。他口裡說一套，手裡做一套。他會像猶大進入客西馬尼園一樣進入教會，用親吻出賣人子。舌頭上和平，心裡卻是戰爭。他模仿基督——一種魔鬼般的模仿，撒但裝作光明的天使——這將欺騙世界多個世紀。唯一能例外不受他謊言和欺騙影響的，是那些靠著聖靈教導得以撕下面具、認出並呼喊的人：「**我知道你是誰，你是從地獄來的敵基督。**」

第6章：敵基督不是無神論者或共產主義者

敵基督沒有任何公開坦蕩之處。他是偽造品，是對真品的欺騙性複製。通過這一個標記，就可以識別敵基督。

如果敵基督是一個騙子（聖經正是如此說），那麼他就不會以一個自我宣稱的無神論者身份出現。無神論者或任何無神論團體是基督公開的敵人，而不是祂的所謂代表。他們公開攻擊基督教，試圖將基督啟示描繪成祭司的發明。

有真基督，才會有敵基督。因此敵基督不會宣稱基督教是虛構的，反而會裝扮成它的捍衛者和最終的元首。沒有真基督，就沒有真敵基督。

再者，基於同樣的理由，「敵基督是一個政治人物」的理論也無法成立。一個邪惡、暴虐、嗜血的獨裁者，用武力蹂躪全世界——這與聖經所預言的敵基督完全是兩回事。這樣的人，無論他的行徑多麼邪惡暴力，都缺乏敵基督實施其計劃時所特有的那種大偽善。這個偽基督將聚焦於「神的殿」和「至高者的聖民」。當我們淘汰那些不符合聖經中清晰預言之標準的假敵基督時，我們就越來越接近真正的敵基督。

現在我們來研究保羅的預言。研究之後，如果我們還對今日世界中的哪一個形象與這預言相符存有任何疑問，那我們真是瞎眼了。

第7章：聖經中的兩個奧秘

約翰給了我們「敵基督」這個名字，而保羅給了我們他的畫像。保羅如此準確、詳盡地勾畫了他，以至於此後的十九個世紀裡，無需任何補充或修改。保羅的畫像不是讓後世困惑的謎語，而是一幅清晰的圖畫，以致歷史在我們手中時，沒有一絲疑惑的餘地。請記住：預言是預先寫成的歷史。正如照片與所拍的活生生的面孔在每個細節上都一致，預言之靈如此清晰地預見了敵基督的到來，以致保羅能夠真實地描繪他。

這預言的關鍵是第七節中的一句話：「**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這一短語極為醒目，在神的話語中從未出現過。這不是普通的「不法」，而是不法的「隱意」（奧秘）。

自從亞當和夏娃墮落以來，不法就污染了世界。歷史悲傷地講述著它的連禱。但罪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維度，不法要披上新的撒但黑暗。保羅說：「**一套前所未有、難以想像的『不法』機制即將出現。**」

「隱意」（奧秘）意味著一種迄今在地球上未知的秘密和體系。保羅在光明中向著光明而行，將他開眼所見告訴我們。

第8章：「不法的隱意」

這短語的範圍極其廣闊，其宣告的深度極其深邃。即使在它首次被說出約一千九百年後的今天，它的長度和寬度也許仍未準確測度，它的意義仍未完全理解。

這短語使我們聯想到另一個相反的短語：「**敬虔的奧秘**」。

>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提摩太前書 3:16）

這兩個短語在全本聖經中都是獨一無二的。「不法的隱意」只讀過一次，「敬虔的奧秘」也只讀過一次。

什麼是不法的隱意？它正是對「敬虔的奧秘」的撒但式模仿和魔鬼式偽造。

什麼是「敬虔的奧秘」？就是通過象徵、預言和預表性人物所啟示的神的偉大真理，這真理在神的基督——神的受膏者——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彰顯（希伯來書 1:1-2）。

什麼是「不法的隱意」？它無非就是對「敬虔的奧秘」的平行偽造。它是那「大謊言」的啟示，在敵基督的人身上得到完全的彰顯。

它是所有邪惡原則的集合，並最終在一個組織中具體化，其首領是那「豐滿」的化身。他是那大背道的最終產物。他引導其謀略，啟發其政策，執行其法令，併成為其釋放恐怖力量的中介。

正如在基督裡神與人合而為一，同樣在敵基督——祂的偽造者和對手——裡面，人的和超人的（地上所生的人與墮落的天使長）也合而為一。

第9章：兩個奧秘的展開

將這兩個奧秘帶到預言的舞台上之後，保羅追溯了它們之間的平行對應。兩者的階段相同：第一，它們的興起；第二，它們的到來；第三，它們的完成發展。

在保羅的時代，「不法的隱意」已經在運行。它像麵酵在麵糰裡，像種子在土壤裡。不法的隱意如同叛國活動一樣運行：不為世人所知，暗中籌劃，在黑暗中商議。它顯現的時候尚未來到。

同樣，「敬虔的奧秘」——福音啟示——在神兒子道成肉身之前很久就已經在運行了。它首先隱藏在永在之神永恆的旨意中，隨著時間的開始，它的秘密只悄悄告訴那些被指示祂聖約的人。道成肉身隱藏「女人的後裔」的預言中；贖罪隱藏在各樣代贖的祭牲安排中。帳幕和聖殿中都有幔子遮蓋它。然而，預表越來越清晰，預言越來越豐滿，直到最後，從幔子後面走出來「神在肉身顯現，就是神的基督」。從祂那全然榮耀的位格——如同太陽的光線——照射出福音所有榮耀的教義。

同樣，「不法的隱意」也在發展，加速前行，產生強大的教階制度和盛大的禮儀，走向毀滅，走向它顯現的日子。崇拜體系隨著「不法的隱意」興起——彷彿像那激發它的撒但勢力一樣不死，仍舊持續。它製造了破碎的寶座和被褻瀆的祭壇，但這些只是它邁向成為「萬國之奇蹟」這一高聳目標的墊腳石。

它仍然隱藏著，但保羅告訴我們它的運行。有時這些運行會在一小群敵基督者的湧現中浮出水面——正如約翰告訴我們的——但偉大的敵基督尚未到來。保羅通過預言之靈聽到了那將要來臨的背道巨人的腳步聲，並警告教會他將是什麼樣子、他會做什麼。那個將說「我是基督」的人，會跟隨在這些許多敵基督者之後，並且在那認信的名頭下，向真基督宣戰。

正如真基督通過預表、應許和預言被展示出來，敵基督也同樣被描繪出來。

寧錄、法老、尼布甲尼撒和凱撒，無非是那可怕勢力的預表——那既有世俗權柄又有屬靈權柄的勢力，最終將在教皇的寶座上登基。

當時候滿足、敵基督顯現的日子來到時，那偉大的實體出現了：「**那大罪人，沉淪之子**」。他已經在七座山上找到了他的座位，但尚未達到他那完全的身量。

第10章：從牧師到君主——十個世紀的攀升

那「罪人」直到十三世紀才達到他的成熟。在隨後的四個世紀裡，他越攀越高，一層層疊加僭取，一項項累積特權，直到最後，他不僅俯視所有教會，也俯視所有君王與王國。他聲稱自己是世界唯一的君主與主教，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

從一個卑微的牧師演變為一個強大的權貴。除了真正的基督教以外，地球上從未見過任何類似的事例：起初如此微小，最終卻變得如此偉大。

約三百位教皇組成的世系一一顯現，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推行同一個理念。每一位都從他前任停下的地方繼續推進這一理念。

我們看到一種奇特的組合——日益增強、毫不動搖地在運作。那構思了這計劃並數個世紀以來一直推行它的靈，超越了人類。保羅告訴我們，那是撒但的。

請注意：一場「大背道」必在敵基督興起之前發生。

「主的日子」——即祂的降臨和「祂的聖徒聚集到祂那裡、復活的聖徒上升迎接他們的主」——「必須首先有那離道反教的事」（帖後 2:3）。「離道反教」帶有定冠詞，是「**那**」背道。但以理和約翰都說到那偉大而顯著的背道——那黑暗恐怖的時代。

早期對教會的逼迫幾乎還未停止，背道的衰敗就已開始。保羅在羅馬栽種的那棵葡萄樹，變成了所多瑪的葡萄樹。財富、貪婪、情慾和權柄摧毀了它的聖潔。主教乘坐鍍金的戰車出行，神職人員身穿絲綢。迷信的禮儀篡奪了在基督耶穌裡的救贖。

隨著世紀流逝，錯謬堆積在錯謬之上，整個建築都被僭取和欺騙所支撐。牧師變成了主教，主教變成了教皇——那罪人。

他從一個被異教化的基督教——那大背道——中興起。如同他所生長的那片土壤，教皇本質上屬於異教，儘管外表是基督教——一個裝扮成光明使者的背道者。

某些事件幫助了敵基督的發展。第一件是皇帝從羅馬遷都至君士坦丁堡。教皇制要發展，必須先除去凱撒在羅馬的攔阻。「那現在攔阻的」會繼續攔阻。保羅仔細地指出這點，並告訴我們敵基督如何因此被攔阻。

君士坦丁於公元334年將新羅馬遷至博斯普魯斯海峽，把舊羅馬留給它的主教。羅馬主教聲稱自己佔據「聖彼得之座」，並藉助凱撒之城，為自己鍛造了一種主權——它在羅馬帝國滅亡、中世紀的劇變與動盪、以及宗教改革中倖存下來，並以其全部的傲慢與欺騙延續到了今天。它有一種本領：當人們以為它行將滅亡時，它卻能重新集結力量，再次統治整個世界。

幫助敵基督發展的第二個重大事件，是一個凌駕於主教制之上的新的、更高的教階體系的形成。基督教世界被劃分為五大教區：羅馬、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亞歷山大和耶路撒冷。帝國這五座大城市的主教成為了教會的五位大公。

隨後爆發了優先權與至高權的爭奪。五位中誰應為首席？羅馬人民即便沒有帝國批准，也宣告支持他們的主教。公元606年，他被立為五者之首。福卡斯皇帝使博尼法斯三世成為「普世主教」——但只是在五人中具有優先地位，而對其他四人沒有管轄權。

但敵基督要的不是優先權。他渴望真正的權力。所實施的計劃是要將整個教會的所有神職人員都收服於教皇。幾個世紀過去了，藉助各種詭計，教皇將自己的權力擴展到西方。隨著哥特部落的入侵而降臨歐洲的黑暗，極大地促進了這一計劃。那黑暗掩蓋了教皇制的邪惡運作。

在這黑暗中，產生了所謂的「君士坦丁御賜教產文書」，據稱將整個西羅馬帝國——包括宮殿、王權標誌和「世界之主」的一切所有——遺贈給羅馬主教西爾維斯特。

接著又出現了「伊西多爾偽教令集」，聲稱從彼得開始，所有教皇都擁有與中世紀那些大教皇相同的地位和統治權。

當然，這兩份文件都是偽造的。今天連羅馬教會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但她仍然以神聖權威的名義堅持那些建立在這些偽造品之上的主張。

幫助敵基督發展的第三個重大事件，是北方民族進入南歐。這些入侵者到達羅馬時，看到凱撒的寶座上坐著一位強大的權貴。他告訴他們：他是彼得的繼承人，是基督在地上的代理，有權將所有權柄——世俗的和屬靈的——傳遞給他的繼任者。這是教皇向野蠻人傳的唯一「福音」。

在教皇身上，他們看到了與自己大德魯伊極為相似的形象。羅馬的偶像崇拜與他們自己異教的偶像崇拜如出一轍。洗禮池的出入並未因他們的異教信仰或罪行而受阻。於是，一個又一個國家進入了教會——法國領先，併為自己贏得了「教會長子」的稱號。

隨著大量新臣民的加入，敵基督繼續蒸蒸日上。通過主教們前往羅馬的朝聖、在爭端中向羅馬主教的申訴、以及最終通過呈獻「披帶」，所有主教都臣服了。起初這是自願的奉獻，但很快變得不可或缺——沒有它，任何主教都無法履行其職責。一切都須付出高昂代價，於是敵基督變得極其富有。在教區神職與修院神職之間的「分而治之」策略中，教皇同時推進了他的財政與世俗利益。

幫助敵基督發展的第四個重大事件，是數次十字軍東征。

受教皇鼓動的十字軍東征，將權力、人民、王公和士兵都置於教皇的服事之下。他接管了那些出征者留下的地產，並豁免其所有者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受世俗權力的管轄。

十字軍東征耗盡之後，唯一沒有破產且國庫充盈的君主就是教皇。歐洲的君主們破產了，他們的人民也毀滅了。敵基督在這廢墟上攀升到了新的、甚至更偉大的高度。不僅如此，那些從聖地歸來的狂熱分子將其

怒氣發洩在「異端」身上，發起了血腥的迫害和戰爭，持續了數個世紀——這進一步削弱了各國，增強了教皇制。

在紛爭不斷的歐洲所產生的虛弱中，敵基督從力量走向力量。

第11章：戴三重冠的君王——代理

在第八和第九世紀，某些政治變革幫助教皇制實現了它的目標。

要成為至高者，敵基督必須擁有一塊完全屬於他自己的領土，在那裡他可以作為世俗君主和屬靈權貴雙重身份至高無上地統治。數個世紀的事件彷彿共同作用，使這成為可能。

皇帝從羅馬遷都君士坦丁堡是第一個事件。其次是查士丁尼皇帝擊敗了義大利的哥特勢力。

然而，東羅馬帝國雖然遙遠而模糊，卻仍是真實的。教皇格里高利二世決定，必須擺脫它的管轄。他利用關於圖像崇拜的爭議（羅馬人支持，東方教會反對）煽動反抗皇帝的叛亂。皇帝的代表被殺，其轄制羅馬與義大利的最後痕跡被消滅。

然而，倫巴第人入侵了義大利北部。教皇現在看到，他的屬靈權柄和世俗權柄都岌岌可危。

教皇撒迦利亞轉向法蘭克國王丕平。丕平及其子查理曼響應教皇的呼召，擊敗了倫巴第人，並將倫巴第統治下的義大利所有城市和土地贈予教皇。教皇終於成了一位加冕的君主。

這就應驗了但以理書7:8的預言：小角（敵基督）拔起三個角。這三個角是：（一）汪達爾人——被查士丁尼的將軍貝利撒留擊敗；（二）東哥特人——也被查士丁尼拔除；（三）倫巴第人——被法蘭克的刀劍擊敗。

為紀念這三件事以及教皇進入他們的王國，教皇戴上了三重冠——即「三冠冕」。

然而敵基督還必須爬得更高。他必須把他的寶座安置在眾星之中，凌駕於地上所有君王之上。

十一世紀，出現了一位意志堅定、傲慢至極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希爾得布蘭德）。他以空前的精確、大膽和論證力量，向世界提出了「基督的代理」這一主張。他堅稱自己就是在地上的神。在隨後兩個世紀可怕的血腥戰爭之後，繼任的教皇們最終將格里高利的理論變成了現實——三重冠戰勝了帝國。

希爾得布蘭德的主張在十三世紀的英諾森三世身上達到了完全的展現：專制與褻瀆達到了極致。歷史上再無其他成就可與比肩。

基督與敵基督的道路都以寶座為終點，但二者是經由截然不同的道路抵達各自寶座的。

第12章：基督與敵基督的「一切權柄」

基督行神蹟，敵基督行造假的神蹟。保羅強調這一點，他說敵基督的來臨「是照撒但的運動，行一切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帖後 2:9）。

敵基督試圖在「擁立基督」的表象下廢黜基督。他在「基督教領袖及其必要傳播者」的偽裝下，暗中破壞基督教。他的偽裝極為精心——是一位大師之作——並且始終如一地維持著。

保羅將兩個來臨——基督的來臨與敵基督的來臨——相對照。基督的來臨是神以救贖使命而來；敵基督的來臨是撒但以定罪使命而來。基督作為道路、真理和生命而來，驅散人心中的黑暗，將錯謬的黑夜從世界趕走。敵基督照撒但的樣子而來——撒但是從起初就說謊和殺人的。他來是為了誤導，傳播欺騙、詭計、謊言、錯謬和迷幻，矇蔽人的思想，催促失喪的靈魂永遠進入那墨黑的幽暗。

基督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保羅警告我們，敵基督將「**帶著一切權能**」而來。

敵基督帶著撒但式的權柄假想和威嚴的氣派而來，聲稱自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但以理告訴我們，他必有一個口說誇大的話，並向南、向東、向榮美之地漸漸成為極大（但 7:8; 8:9）。但以理接著說，他的權柄如此之大，甚至「漸漸強大，高及天象，將些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踏」。

父神將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賜給了作為中保的基督。神論到基督說：「我要使他成為地上最高的君王。」

> 「他要執掌權柄，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住在曠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敵必要舔土。他施和海島的王要進貢；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獻禮物。諸王都要叩拜他；萬國都要事奉他。」（詩篇 72:8-11）

但以理在聖靈的感動下，遠遠望見敵基督的日子，用幾筆生動的勾勒，描繪了他全部的歷史。他講到敵基督微小的開始——那小角的發芽。我們看到凱撒把寶座讓給了他；三根角——汪達爾、東哥特和倫巴第——被他連根拔起。我們看到他一躍再躍，直到他的頭插入星宿之中。我們看到他的雄姿，聽見他的狂言，目睹他踐踏寶座、拔除邦國、將星辰從其軌道上拋下——無人能阻止他的權柄。為什麼？因為「**那龍（魔鬼）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他**」（啟 13:2）。

> 「又任憑他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國。」（啟 13:7）

請記住，拔摩島上的異象中，約翰比但以理更貼近地看到了敵基督。

> 「人拜那龍，因為它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它交戰呢？』」（啟 13:4）

這裡預言了教皇制的世俗與屬靈的雙重君主國。誠然，聖經預言沒有錯誤，歷史在應驗預言上也沒有錯誤。縱覽從第五世紀到第十三世紀的漫長歲月，如果我們有眼可看，就會在歐洲混亂的翻騰之海中，發現敵基督在渾濁的水中留下的足跡。

古代異教、德魯伊教和斯堪的納維亞迷信、猶太拉比主義、東方哲學——都作出了貢獻。一個背道的教會將這些異質的元素加以編排、組合，打上自己的印記，然後作為基督教交給世界。

讓我們注目這巨人。隨著世紀的輪轉，他的面貌日益增長。當我們最終看清他的真面目時，我們驚覺：我們以前見過他。但以理、保羅和約翰靠著聖靈的大能，準確而精心地描繪了他。他使列國恐懼。他聲稱自己是神的代理人，被擊打的君王和列國在他面前畏縮。

他頒佈了「變質說」——那神蹟和虛假的奇事；今天，腐敗的新教正被它那撒但的毒藥所麻醉。他設立了宗教裁判所的「聖職處」，建立了一套只有撒但的才智才能設計出的酷刑機制。他廢黜了君王；因他的咒詛，列國甚至無法埋葬自己的死人。任何擋在他道路上的人或事物，都被他無情地摧毀。

如果這不是敵基督，那麼我們永遠不會見到敵基督了。 因為預言完全、完美地應驗了，這本身就是完全、完美的最終成就。這就是關於敵基督之人物、權柄和傲慢的完全、完美的應驗。

羅馬的教皇啊，我們知道你是誰——地獄的不聖者、那罪人、那沉淪之子。我們不另尋他人。過去、現在、將來，你就是那敵基督。

第13章：基督與敵基督的「神蹟奇事」

基督的來臨以大能的神蹟奇事為記號。神蹟的榮光貫穿了祂在地上的生命。古時的先知行過一些神蹟，但在他們身上從未看到神兒子那完全彰顯的榮光。正如光存在於眾星之中——神蹟存在於先知的生命中；但如同光存在於太陽之中——神蹟存在於我們主的生命中。

只要摸一下祂的衣裳繸子，或聽見祂說「我肯」，就立即得著完全的醫治。每一種疾病都被治癒，每一種災病都被醫治，每一種大痲風都被潔淨。死亡本身俯伏在祂腳下；一經命令，就交出它的獵物。這些就是宣告耶穌之拿撒勒人彌賽亞身份並證實其職分的神蹟奇事。

但以理、保羅和約翰告訴我們，敵基督會尋求用神蹟和虛假的奇事來宣告他的來臨並證實他的主張。

>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在地上。他因賜給他權柄在獸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說：『要給那受刀傷還活著的獸作個像。』」（啟 13:13-14）

（第二隻獸——假先知——是敵基督的教會組織，是第一隻獸的發言人。羅馬的祭司們就是如此。）

基督所行的幾乎每一個神蹟，羅馬教會都聲稱自己也行過。她讓我們知道，她的聖徒們在行神蹟的技藝上是奇才。她聲稱自己如同基督一樣，對可見與不可見的世界擁有無限的權柄，並且在一切事上模仿基督。即使最粗略的審視也顯明：她的模仿既沒有遵循基督的溫柔之靈，也沒有遵循祂教義的純正或祂生命的聖潔。

除了外在的神蹟，敵基督還聲稱能行只有全能的神才能行的內心改變。在他的洗禮中，他聲稱行出重生的神蹟；通過按立，他跨越二十個世紀，將他的祭司與彼得連接起來。他聲稱，他的祭司在祭壇上說五個字，就將餅和酒變成實際的、完整的基督——身體、血、神經、肌腱和一切。他聲稱，在告解亭中說兩個字，就能使「懺悔者」得赦免。這些就是保羅警告我們的虛假奇事和神蹟。今天，我們看到背道的新教中最有影響力的神職人員正哭著跑向羅馬，為的是也能擁有這種權柄。

真基督的神蹟行在光中，經得起最嚴苛的檢驗。敵基督所謂的「神蹟」被看明是「虛假的奇事」。沒有一件經得起檢驗。羅馬放在櫥窗裡展示了數個世紀的那些最著名的「神蹟」，在宗教改革時被揭露為騙局——其中一些是如此幼稚，簡直是對普通理性男女智力的侮辱。

它們確實是虛假的奇事。

洗禮重生是虛假的奇事。聖禮恩典是虛假的奇事。告解亭的赦罪是虛假的奇事。變質說（彌撒）是最大的奇事和最偉大的謊言；臨終抹油是最後一個、致命的謊言。

這些事情背後沒有任何真理可言——然而千百萬被迷惑的靈魂，完全信靠這些謊言來得救，離開了這個世界。那位憑藉其權柄施行這些虛假奇事的教皇，**確實就是敵基督**——藉著神蹟和虛假的奇事，在預言中被識別出來。

第14章：敵基督的恐怖「神蹟奇事」

啟示錄第十三章第十三節論到那像羔羊的獸（它贊助了對獸的敬拜）時說：

>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在地上。」（啟 13:13）

請注意，這獸所做的工，與羅馬體系整個祭司階層的工作是同一的。

這一預言在教皇的禁令和絕罰中得到了驚人的應驗。這些禁令和絕罰源於敵基督，並由他的使者——羅馬的祭司們——傳播出去。

教皇宣告上天審判之火，他的祭司們確保它生效。被矇蔽的列國受騙，相信在教皇的聲音中他們聽到了神的聲音，相信梵蒂岡的雷轟和閃電確實就是教皇所聲稱的——神自己的忿怒。教皇的絕罰比一支大軍的入侵更為可怕。一旦發出，它就讓列國止步不前。

祭壇上的燈光熄滅，教堂大門關閉，婚禮在墓地裡舉行，未經告解赦罪的死者被埋在溝渠中。敵基督的咒詛關閉了天堂之門——直到他打開為止，所有人都是滅亡的。是的，人們相信那是從天而降的真火，他們被這火灼傷。對於最強大的君王而言，敵基督的絕罰也是一件可怕的事。被咒詛的君主在寶座上戰慄，因為他的軍隊幫不了他——事實上，軍隊更可能與他的百姓一起將他趕出王國。

敵基督廢黜了六十四位皇帝和國王。其中包括：英格蘭的亨利二世被亞歷山大三世教皇廢黜；約翰王被英諾森三世教皇廢黜；理查王和愛德華王被博尼法斯九世教皇廢黜；亨利八世被克萊孟七世教皇、又被保羅三世教皇廢黜；伊麗莎白一世被庇護五世教皇廢黜；拿破崙一世被庇護七世教皇絕罰。甚至蘇格蘭的羅伯特．布魯斯也被教皇如此咒詛——但多虧了那倖存下來的、強大的科爾迪教團殘餘，羅伯特王和他的臣民拒絕了教皇的雷霆之怒。

敵基督特意選取了預言經文中描述他咒詛的比喻。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絕罰亨利四世皇帝時說他是「被雷擊中的」。（亨利四世披著悔罪的毛織衣物，赤腳立於雪中，以示謙卑。）同樣，在第一次里昂大公會議上，英諾森教皇對腓特烈皇帝的描述也是同樣效果：

> 「這些絕罰的話語，在大公會議中間說出，如同閃光的雷轟，使聽眾驚恐萬狀。當蠟燭點燃又擲下，主教皇及其助理主教們可怕地發出閃電之火，攻擊那不再配稱為皇帝的腓特烈皇帝——他的代理人和朋友們在那忿怒、災禍、哀號的日子上，放聲痛哭，捶胸頓足！」

敵基督的這些發作在歐洲一直持續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之年。

在羅馬那本偉大的咒詛書中，最著名的是《主之晚餐詔書》。這確實是那「說誇大的話的口」所發出的言語。

> 「此詔書自宗教改革後制定，咒詛更正教各宗派，特別突出加爾文派和茨溫利派。其範圍確實廣泛。詔書的制定者所知道的世界及其居民，都被簡練地咒詛了。它的雷聲迴盪在基督教世界之外很遠的地方，它的閃電甚至擊中野蠻海域的海盜，也擊中大不列顛的加爾文派信徒。
>
> 此詔書曾由教皇本人每年一次隆重頒布，由樞機和祭司們的壯麗行列陪同。
>
> 儀式在濯足節——復活節前的星期四舉行，並伴有許多莊嚴的禮節，使觀眾肅然起敬。詔書在拉特蘭教堂高處的門廊宣讀，伴隨著炮聲、鐘聲、號角聲和火炬的烈焰。當詔書的咒詛被大聲宣讀之後，火炬被熄滅並扔進下面的大廣場，象徵所有異端最終將被投入外面的黑暗。教皇甘加內利於1770年禁止公開宣讀《主之晚餐詔書》，但這一做法很快復興，並在羅馬繼續執行——儘管不再是同樣的公開方式。然而，停止公開頒布無關緊要；它沒有被廢除；所有異端依據事實本身就在它的禁令之下，而教皇教階制在英國的確立，使它在聯合王國內對所有羅馬教徒具有法律效力。」——懷利博士

需要強調的是，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重申了教會並未脫離特倫托大公會議的法令。

羅馬的咒詛仍然有效！那無謬的敵基督已經頒布了它們！

第15章：一切不義的詭詐

保羅強調了敵基督的這一特殊標記。這是一個極為顯著的標記，聖經中別無他用。它不曾用於任何其他體系——「**一切不義的詭詐**」。

羅馬教的詭詐是她獨有的詭詐，是一種新型的狡計。它如此狡猾，竟將自己偽裝成神為拯救世界所啟示的義之體系——接受它的人不但被欺騙，也因它而滅亡。

教皇制有它自己的神——即教規（格里高利九世法令，第七卷）所稱的「主，我們的神」。它有它自己的救主——「母親教會」。它有它自己的獻祭——彌撒。它有它自己的中保——祭司階層。它有它自己的使人成聖者——聖禮。它有它自己的稱義——通過「注入的恩典」所賜的赦免。它有它自己的赦罪——告解亭。它在天上還有一個自己獨有的、無謬的、萬能的辯護者——聖經中從未提及的「天主之母」。

敵基督為拯救靈魂而提供的這套裝置——竟被迷惑的現代主義大公主義者們如此歡呼——是一個謊言。它不曾、也不能拯救任何人。

羅馬教會看上去像教會，它聲稱自己是教會的全部所是——然而它並不是教會。它是教會的偽造品，是敵基督的新婦，「一切不義的詭詐」。

審視敵基督教會的結構，注意它如何偽造基督教會的架構。

基督的教會建立在「基督是神的兒子」這一堅不可摧的磐石上。敵基督的教會建立在「彼得」的磐石上——聲稱彼得是基督的代理。教會建立在彼得及其繼任者之上——這是教皇們的聲稱。

基督的真教會建立在一個人身上，而非一套教義體系。人得救不是靠信靠一套真理體系，而是靠唯獨信靠基督——真理本身。

敵基督的假教會不是建立在一套教義體系上，而是建立在教皇本人身上。敵基督下令：「**每一個人類靈魂得救的必要條件，就是順服於我——教皇。**」

假教會建立在傳統、聖禮、祭司、主教、樞機之上——教皇本人是房角的頭塊石頭。

真教會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穌基督自己為房角的頭塊石頭。

羅馬的一切政策都帶著「一切不義的詭詐」的印記。羅馬看上去如此「羔羊般溫順」，以致政治家們以為無需懼她。當他們被智取之後，才驚訝於那擊敗他們的力量究竟何在。

> 「羅馬在她的市場上買賣政治家；她使用他們如同騾夫使用他的牲口；當他們老了、垮了、不再能為她效力時，她就把他們從她曾高舉他們的高處拋下，將他們支離破碎的名聲——如

> 同腐臭的屍體——丟在歷史的大道上，讓後人看見羅馬如何回報那些服事她的人。古時論到她曾有話說：『她使多人受傷倒下；是的，強健的人都被她所殺。』」

這巨大的詭詐是所謂的羅馬教會力量的主要源泉之一。她有一種藝術：將所有美德的主張和所有法律的制裁都拉到自己一邊，而正是這些美德和法律被她在行動中踐踏和違背。當她的目的最為殘忍時，她的言語卻最為溫和。當她的動機最為卑劣時，她的表白卻最為動聽。她總是把最神聖的名字賦予最不聖潔的行為。當她燒死一個「異端」時，她稱之為「auto-da-fé」——信仰行為。當她用火與劍蹂躪一個省份時，她美其名曰「十字軍」——即一次佈道遠征。她的酷刑室被稱為「聖職處」。當她廢黜君主，剝去他們的王冠和王國，強迫他們——正如她對德意志的亨利四世所做的——在冬日的風雪中赤腳站在她的門前時，她假裝是一位慈父在施行有益的管教。簡言之，她不僅把自己變成光明的天使，而且把罪惡本身變成美德，用無辜的白袍包裹最黑暗的罪行，用聖潔的光彩裝扮最污穢的不義。

她聲稱使人充滿恩典的聖禮是什麼？她聲稱將基督及其救恩賜給人的彌撒是什麼？她用來抵禦撒但和邪靈攻擊的十字架、念珠和護身符是什麼？她用來縮短靈魂在煉獄中受苦時間的贖罪券是什麼？她用來把人送入來世的赦罪是什麼？她所鼓吹的貧窮誓願——背後隱藏著最傲慢的驕傲和最貪婪的貪慾——是什麼？她所鼓吹的獨身誓願——背後遮蓋著無度的淫亂——是什麼？她用來釋放人脫離道德律約束、並聲稱能廢除誓言、承諾和契約的豁免權是什麼？最重要的是，她的邏輯和倫理體系——如同在利古里手中，使惡與善、虛假與真理互換位置，證明一個人只要「意向純正」，就可以犯下最可憎的罪行卻絲毫不沾罪責——是什麼？這些東西，我們問，難道不就是「不義的詭詐」、「一切不義的詭詐」嗎？因為欺騙的極限確實已經在這裡達到了，欺騙者本人也無法走得更遠。他已經創造了他的傑作。

第16章：平行與登基的頂峰

「敬虔的奧秘」的登基與「不法的隱意」的登基，彼此平行——卻又無限而永遠地分離。

保羅帶領我們走向敵基督的寶座。他從最低的階段開始。

>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什麼，是叫他到了時候才可以顯露。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帖後 2:6-8）

這裡強調了敵基督發展所受的攔阻。皇帝未從羅馬被移走之前，敵基督無法登上凱撒的寶座。凱撒是大祭司長，只要他仍聲稱自己是世界的君王和大祭司，就沒有另一個人的位置。

我們已經追溯了那個偉大帝國如何被傾覆，凱撒的寶座如何被空出來，讓敵基督佔據。

預言清楚表明：**基督要佔據大衛的寶座，敵基督要佔據凱撒的寶座。**

這些預言的應驗歷經了數個世紀。大衛的寶座一次又一次地空缺，直到最終猶大支派的獅子——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來填滿它。

世界強權的寶座從巴比倫轉移到瑪代-波斯，從瑪代-波斯轉移到希臘，從希臘轉移到羅馬。然後，當那攔阻的羅馬被除去之後，「那不法的」就顯露出來。

兩個奧秘有著相同的頂峰——登基。「敬虔的奧秘」——真基督——始於馬槽，終於天上的寶座、頭戴冠冕。

「不法的隱意」——假敵基督——始於邪惡的暗中運作，終於地上的寶座。

基督拒絕了撒但的提議：「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賜給你。」

敵基督接受了撒但的提議。這樁交易達成了，雙方都忠心履行。

注意其平行：

基督——「敬虔的奧秘」	**敵基督——「不法的隱意」**
• 神在肉身顯現	• 已經發動
• 被聖靈稱義	• 被撒但用神蹟和虛假的奇事稱義
• 被天使看見	

- 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
- 被接在榮耀裡

- 被墮落的天使以「一切不義的詭詐」讚許地觀看
- 由祭司、托缽修士和修士們傳揚——說教皇是基督在地上的代理
- 被所有名字未記在生命冊上的人信服
- 被接進教會統治和帝國榮耀的「天上」，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

第17章：敵基督凌駕於君王與列國之上

>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帖後 2:4）

敵基督進行雙重僭越。他躍過君王們的寶座，直入神的寶座。

> 「教皇將屬世與屬靈的事務捆綁在一個巨大的管轄權中，將自己的權杖伸展到所有人間審判的寶座之上，腳踏君王和祭司的頸項。他聲稱審判所有人卻不被任何人審判是他的特權；制定法律卻不服從任何法律——從而不知不覺地證實了他那預言的稱呼：『那不法的』。他讓自己被描繪為一手握著屬靈權柄的『鑰匙』，另一手握著世俗權力的劍。他教導說，所有君王都應親吻他的腳，並迫使不少人行了這順服之舉。他向君主們反覆灌輸：純正的正統信仰要求他們把自己的王國作為教皇領地的封邑來持有；為了在他們心中保持這種虔誠的心境，他向君主及其臣民徵收『彼得便士』稅。如果他仍然在他們身上察覺到驕傲的抬頭，這位溫順的基督代理就會從他們手中奪走權杖，用他的教宗之腳踢開他們的冠冕，將他們的領土轉交給某個更虔誠、更謙卑的鄰舍。他行這一切，『如同神派他治理列國，要拔除、拆毀、建造、栽種，並立王廢王』。（教皇博尼法斯八世對法蘭西國王腓力說：『英格蘭國王難道不是我的奴僕嗎？』——這出自那『大嘴』。）

如果教皇制的編年史在今日不再以這些莊嚴的教宗正義行為而光彩奪目，那是因為缺乏的是權力，而非權利。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對世界上所有君王和統治者聲稱擁有所有這些權柄，但明智地將行使推遲到教皇制迎來更快樂的日子。

第18章：敵基督高抬自己超過神

統治地上的君王遠遠不能滿足教皇的野心。教皇們——像他們的主人撒但一樣——決定要像那至高者一樣。

> 「他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

敵基督首先在言語上、然後在行動上聲稱自己就是神。

讓我們聽聽那「大嘴」怎樣論到自己，以及他的朋友們怎樣為他說話。

請注意他所佔的位置：「他坐在神的殿裡」。這不是耶路撒冷的聖殿——因為那聖殿將要被那個帝國摧毀，而正是該帝國的衰落帶來了敵基督的興起。「殿」這名稱被帶入新約教導中，指要麼是單個信徒的身體（「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嗎？」林前 3:16），要麼是全體認信基督徒的身體（「耶穌基督為房角石，各房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弗 2:20-21）。

敵基督所坐的「殿」代表基督教教會——但一個完全背道的教會。因為預言清楚表明：背道先於那罪人的顯露。他確實既是那大背道的產物，也是其頭目。因此，根據這預言，敵基督將使自己顯著地紮根於那自稱的基督教教會之中。這正是教皇們所做的。這一事實排除了那種理論：即敵基督將是一個無神論領袖或超人政治家，在短暫而可怕的生涯中毀滅世界。不，他將在自稱的基督教教會（儘管是背道的）裡面、藉著它、與它一起運作。

再者，任何一個「單人」的敵基督——其統治只持續三年或七年——都無法滿足聖經預言的條件。我們已經注意到，預言解釋的鑰匙不是任何人的觀念。「沒有預言可以隨私意解說」，也沒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而是必須用神的話本身來解釋。我們必須唯獨以神的話為準。正如但以理的預言中，敵基督是一個王朝——一個折磨聖徒甚至使天上殉道者的靈魂呼喊「要到幾時呢？」的王朝。請注意，基督的教導強調敵基督和假先知的「團體中的個體性」（見第20章）。

教皇聲稱自己就是神

- **教皇英諾森三世**書面規定：「我們可以根據我們權柄的豐盛，處置律法並超越律法而行。羅馬教皇所分開的，不是人分開的，乃是神分開的。因為教皇在地上所持的地位，不單是人的地位，而是真神的地位。」（格里高利九世法令集，卷九）
- **拉特蘭大公會議（1215年）**在馬塞勒斯發表的演說中對教皇尤利烏斯二世說：「你要小心，免得我們失去那救恩、那生命、那氣息——就是你賜給我們的。因為你是我們的牧者，你是醫生，你是統治者，你是農夫，你最終是地上的另一位神。」（1618年科隆版大公會議法令集）
- **教皇尼古拉**自稱神的稱號。他的話如下：「我是萬有中的萬有，超越萬有，以致神自己和我——神的代理——共享同一個御座；我幾乎能做神能做的一切……因此，若我所作的被說成不是人作的，而是

> 神作的，你除了說我是神，還能叫我什麼呢？再者，如果教會的教長們被君士坦丁稱為神且當作神，那麼我——在眾教長之上——豈不因此就在眾神之上嗎？因此，我若能豁免一切——甚至豁免基督的誡命——又何足為奇？」（見《法令集》第96卷，第7章，1661年里昂版）

坐在神的殿裡以「教宗無誤」發表聲明時，教皇聲稱擁有神自己那種無謬性。這是敵基督那大膽的巔峰和褻瀆——與保羅的預言一致：「自稱是神」。

當選之後，教皇在稱為「Adoration」（朝拜）的儀式中登基。

我們不是引用任何私人資料——而是引用羅馬教會官方的《聖禮書》。

該書有時稱為 *Ceremoniale Romanum*，以拉丁文寫成，三百四十年前由一位羅馬主教馬塞勒斯編纂，獻給教皇利奧十世。讓我們翻開描述教皇當選後首次公開亮相的那一部分。

我們讀到以下程序：「當選的教宗被引導至聖器室，脫去日常服飾，穿上教宗禮袍。」然後詳細描述了禮袍的顏色：他穿的五件不同服飾都是硃紅色的；另有指定的外袍綴滿珍珠；接著描述了他的主教冠，飾以黃金和寶石。

這就是教宗所穿的服飾——他以這樣的裝束首次以教皇身份出現在世界面前。在啟示錄中，我們看到硃紅色、珍珠、黃金和寶石被使徒約翰三次提到，作為他所描繪之神秘勢力的特徵。

但我們不能停在這裡。再回到 *Ceremoniale Romanum*。穿上上述服飾的當選教宗被引導至羅馬的主教座堂——聖彼得大教堂。他被領到祭壇前，先俯伏在祭壇前禱告——以此宣告祭壇的神聖。他跪在祭壇前禱告，視祭壇為神的寶座。

隨後是何等強烈的對比！我們讀到：

> 「教宗起身，戴上主教冠，被樞機們舉起，放置在祭壇上——坐在那裡。一位主教跪下，開始詠唱 Te Deum（讚美頌）。同時，樞機們親吻教宗的腳、手和臉。」

這就是教皇在教會和世界面前首次亮相的情形。

> 「神所作的，教皇也聲稱自己作。神要求萬膝向祂跪拜嗎？教皇也如此：他要求人俯伏並親吻他的腳。神啟示自己是『唯獨聖潔』嗎？教皇也如此：他要求被稱為『聖座』。神是『唯獨智慧』嗎？教皇也如此：他聲稱自己『無謬』。神將祂的寶座安設在西奈山頂，從那頒佈十誡——世界的律法嗎？教皇也如此：他將自己的座位安設在七山之上，作為世界至高立法者和審判者，並聲稱凡他樂意以教宗無誤權柄頒佈的一切，都擁有與耶和華對十誡所聲稱的同等權威和無謬性。
>
> 赦罪是神的特權嗎？教皇也僭取這一同樣的偉大特權。他赦免活人和死人的罪。為人命定永恆歸宿是神的特權嗎？教皇也如此。他假扮持有打開和關閉煉獄的鑰匙，為他的追隨者保留

> 通往天堂樂園的確實護照，同時將他教會之外的所有人定罪永刑。簡言之，神坐在基路伯之間，在祂的聖所接受祂子民的敬拜嗎？教宗坐在聖彼得大教堂的高壇上，在他面前焚香，眾人向他屈膝，他被呼求為『主，我們的神』。羅馬教徒慣常稱祭壇為神的寶座，因為他們把『聖體』放在其上。教皇在這些場合對祭壇的用法，不過是一個不太體面的腳凳：『他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

第19章：那罪人，那沉淪之子

使徒保羅以「**那罪人、那沉淪之子**」的稱呼，完成了敵基督的畫像。

基督是聖潔之人——這世上見過的唯一真正聖潔的人。「那聖者」，天使說（路 1:35）。「聖潔的孩子耶穌」，路加說（徒 4:27）。使徒保羅見證祂是「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的（來 7:26）。

教皇——基督的代理——是那罪人。他發明了罪，教導了罪，制定了罪，用法律確立了不義；他買賣罪，藉著基督教世界的罪而致富。罪是教皇的工作，罪是教皇的所是。教皇制是罪的化身——正如福音是聖潔的化身。

教皇作為敵基督的策略，不是否認真理，而是歪曲真理。

他歪曲神的誡命，使之變為罪。他歪曲基督的聖禮，使之變為罪。他歪曲教會的職分，使之變為罪。聖經中沒有一條教義是教皇不歪曲、從而否認的。耶羅波安王使以色列人犯罪。教皇使全世界犯罪。

保羅進一步稱他為「沉淪之子」。這是一個具有可怕含義的短語。新約中只用過一次——指那叛徒猶大。這是我們的主在魔鬼進入並附了猶大之後對他的稱呼。

> 「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其中除了那沉淪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好叫經上的話得應驗。」（約 17:12）

第一個「沉淪之子」是一位主教——一位從崇高地位墮落的主教。敵基督也是一位主教——一位確實墮落的主教，即羅馬主教。第一個沉淪之子「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 「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這位分猶大已經丟棄，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徒 1:25）

敵基督被扔在火湖裡。

>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啟 20:10）

第一個沉淪之子猶大，從初期教會的懷中出去——他剛剛在那裡吃了逾越節的杯。他從神人面前起身，去行他那可怖的背道。

第二個、更大的沉淪之子，同樣在初期教會的懷中興起。「如果基督教要被毀滅，它必須從內部發生，」他宣告。「把世界的王國給我。把我提升到凱撒的寶座上。我將宣告自己是副基督，世界將相信我、跟從我。我將摧毀真正的基督教。」

誰唆使了敵基督？教皇制的背後是什麼力量？那獸被撒但自己賦予能量。教皇制是沉淪之子，是那古蛇——魔鬼——那大毀滅者的孽種、後裔。

基督的工作是創造並賜予生命。敵基督的工作是毀滅並奪走生命。教皇摧毀福音道德和福音美德的原則。凡教皇制所到之處，就是肉體、道德和靈性死亡的黑暗。死亡和地獄跟在教皇後面。

他是「沉淪之子」。沒有別人能或將要應驗神的預言。**他就是那敵基督。**

第20章：基督預言教皇制就是敵基督

我們已經表明，敵基督不能是一個單獨的君主，而是一個君主的王朝。但以理的預言——其中包含了正確解釋的鑰匙——向我們顯明了這一點。如今，這被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清楚地確認。但以理用比喻、用獸和角的圖畫講述了這個故事。但以理書第七章的小角就是敵基督——那罪人、沉淪之子。在但以理的整個預言中，角——正如其所生長的獸一樣——所指的不是一個人、一個單獨的君王，而是一個王國、一個主權、一個王朝。這是聖經明白的教導，所有人都必須順服。

基督不僅確認了但以理書中的小角，也確認了啟示錄第十三章的兩隻獸——那獸和假先知。這些獸不是兩個單獨的人，而是一個王朝：那獸是教皇的王朝，假先知是羅馬祭司的王朝——他們追求的目標是使全世界敬拜並順服教皇。

在基督關於末世和祂再來的全部預言中，沒有一個字提到「單人」的敵基督或「單人」的假先知。請自己去讀。

基督預言了敵基督和假先知的王朝。請仔細注意祂的話。祂在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警告要防備敵基督的欺騙，但從未使用單數。

祂說的是許多，而不是「一個」。「因為有許多人冒我的名來」（太 24:5）。這就排除了無神論的敵基督、共產主義的敵基督、猶太人的敵基督、純粹政治的敵基督。這敵基督的王朝將冒我們的主——神真基督——的名而來。這如何用手指指向教皇和教皇制！**教皇是唯一符合這預言的人。**

「說我是基督」（太 24:5）。請注意基督如何從複數的「許多人」轉到單數的「我」。這是每一位教皇個人性的宣稱。聽聽他們自己的話：

> 「唯獨我，儘管不配，是使徒的繼承人，耶穌基督的代理；唯獨我有使命引導和駕駛彼得的船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教皇庇護九世

「要迷惑許多人。」何等陳述！被教皇和教皇制迷惑的人有多少——且仍在迷惑！就連整個聖公會（包括愛爾蘭教會）在1988年7月召開的蘭貝特會議中，一些對話也曾探討過教皇的牧職角色。

>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信。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預先告訴你們了。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裡』，你們不要出去；或說：『看哪，基督在內屋中』，你們不要信。」（太 24:23-26）

這裡我們的主不僅預言了敵基督的王朝，也預言了假先知的王朝。見啟示錄第十三章。主在提到複數的「假先知」之後，預言了他們要行的「大神蹟、大奇事」。請將此與啟示錄13:13-14仔細比較。請注意，

主關於假先知欺騙手段的預言與約翰的預言完全吻合。基督說：「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約翰說：「他因賜給他權柄……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記載證實了馬太福音中我們主的這些話。

>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驚慌。這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可 13:5-7）

>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信。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神蹟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選民迷惑了。你們要謹慎。看哪，凡事我都預先告訴你們了。」（可 13:21-23）

>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又說：時候近了，你們不要跟從他們！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路 21:8-9）

> 「人將要對你們說：『看哪，在那裡！看哪，在這裡！』你們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隨他們。」（路 17:23）

基督告訴我們，在祂升天得榮耀之後、在祂再來之前，將有許多假基督出現。當我們翻開歷史的書頁，就看到主的話如何一字一句地應驗了。許多聲稱奉祂聖名而來的「基督」已經出現——正如祂所預言的——至少265個——全都是冒牌的基督、自封的基督、假基督，而且都被羅馬教會所庇護。

對於他們所有人，基督說：「**你們不要信！**」

基督何等清晰地預言了教皇制。基督何等明白地為我們解釋了但以理和約翰的預言。我們俯伏在祂的權柄之下，並因敵基督沒有欺騙我們、我們沒有像世人一樣跟從他而歡欣。

數個世紀以來，羅馬的教皇們一直在「基督的代理」的頭銜下，冒充基督。

自從羅馬主教嘗到權力的滋味——在基督教早期——他就喊叫：「我是基督！」一直到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他們一直在喊叫、大叫、吹號、機械地重複。十六個世紀以來，基督教世界的大廳裡從未缺少過這種喧囂。從最初的喊叫聲發出的迴響、放大、再迴響、再放大，加上新的喊叫，被羅馬大廳的音響放大百萬倍，日日煩擾我們。「我是基督！我是基督！我是基督！」這就是敵基督的認信。感謝神，我們認出了他。

> 「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信。」

第21章：敵基督——他的結局

敵基督是沉淪之子。既是兒子——聖經強調這一結論——就是繼承人。

作為沉淪之子，敵基督是沉淪的繼承人。在他興起之前就已寫下：「**他往沉淪裡去。**」

天上的君王已經頒布了祂的旨意，永不更改。教皇制曾有過何等的榮耀，也必有何等的結局。

教皇的毀滅是雙重的：「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帖後 2:8）

這種毀滅的雙重性，自從但以理書第七章的小角出現以來，就在預言中被注意到了。我們在第26節讀到：「然而審判者必坐著行審判，他的權柄必被奪去，毀壞，滅絕，一直到底。」這是又一個證據，證明但以理書第七章的「小角」就是保羅所說的敵基督。

這結局分兩個階段：（1）逐漸的毀滅；（2）突然而可怕的毀滅。

逐漸的「滅絕」是通過「主口中的氣」——即神話語的傳播。自從聖經被翻譯以來，這事就在進行中。宗教改革向人顯明了羅馬教該死的錯謬，她對列國的控制被削弱了。當神的話語不被傳講時，教皇就會興旺。

但羅馬教的完全毀滅將是突然而可怕的。基督將離開祂榮耀的寶座，親自面對面地迎擊敵基督，將他連同他所有的祭司和他那一整套敵基督的體系一同扔進沉淪。願那日子快快來到。

>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裡，說：巴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力地被扔下去，決不能再見了。」（啟 18:21）

到那時——也只有到那時——聖徒的「哈利路亞」才會響徹雲霄。

第22章：這肖像豈不吻合嗎？

保羅所畫出的肖像，豈不與羅馬的教皇們完全吻合嗎？

這些特徵都被生動地預言了，刻畫得如此銳利，以致識別他們所代表的敵基督毫無困難。保羅不是隨意描畫的。他的素描不是那種模糊的輪廓，可以鬆散地套在任何欺騙世界的錯謬體系上。保羅所畫的是一個偉大的、特徵鮮明的、長壽的、大膽邪惡的、可怕褻瀆的同盟——它在「基督教」的面具下，試圖將真正的基督教從地球上消滅。而羅馬在這事上已經何等成功——並且仍在成功！

教皇在基督教的殿中建立了他的寶座；他篡奪了基督所有的職分和稱號；他聲稱在神與人之間作中保；他說他拿著陰間和死亡的鑰匙。他命令禁止吃肉；他禁止嫁娶；他用紫色、硃紅色和細麻布為他祭司們著裝，用金、銀、寶石裝飾他們。他與聖徒爭戰，飲了殉道者的血。他把腳踏在君王的頸項上，宣稱自己像神一樣無謬。他說他是基督的代理——基督在地上的替代者。

我們直面這個人，手中拿著神的聖言，如此指控他：「你就是那敵基督。」

> 「讓誰願在你面前畏縮下拜，就讓誰去；讓誰願重新修補你那已開始磨破、讓底下潛伏的猙獰面目透出來的面具，就讓誰去；讓誰願粉飾你的罪行，否認你曾逼迫人——儘管你模仿羔羊的溫順與無辜，卻是一隻吞吃人的狼，就讓誰去；讓誰願在你仍在提出的傲慢褻瀆的聲稱中支持你，就讓誰去。我們論到你卻說：『你就是保羅在古時受聖靈感動所說起的那人。聽聽他怎樣稱呼你！他稱你為「那罪人」和「沉淪之子」。』」

獸的數目——666

看哪，在他的三重冠上，那經過多個世紀精心保存的拉丁文：

VICARIVS FILII DEI（神之子之代理）

神已經告訴我們：

> 「在這裡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它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啟 13:18）

某些羅馬字母具有數值：I=1；V=5；X=10；L=50；C=100；D=500。

現在讓我們來數一數梵蒂岡那「人」的數目。神已經吩咐我們這樣行。

> **VICARIVS**
>
> V = 5
>
> I = 1
>
> C = 100
>
> A = (無數值)
>
> R = (無數值)
>
> I = 1
>
> V = 5
>
> S = (無數值)
>
> **小計 = 112**
>
> **FILII**
>
> F = (無數值)
>
> I = 1
>
> L = 50
>
> I = 1
>
> I = 1
>
> **小計 = 53**
>
> **DEI**
>
> D = 500
>
> E = (無數值)
>
> I = 1
>
> **小計 = 501**
>
> ---
>
> **112 + 53 + 501 = 666**

因此，據更正教歷史主義者的長期論證，若將非官方頭銜「VICARIVS FILII DEI」（神之子代理人）進行數值化，便得出666。[2] 儘管羅馬教會否認此頭銜刻於冠冕上，但這一論證在歷史主義者中仍具有重要地位。

教皇就是敵基督。 從聖經、歷史和他的親口之言，已經清楚地證明了。

你們認為敵基督怎樣？他是誰的兒子？

就連羅馬教徒自己在洞察這個問題上的清晰程度，也使你們羞愧。曼寧樞機說：「天主教會要麼是撒但的傑作，要麼是神兒子的國度。」紐曼樞機說：「一個祭司制度，從歷史上看，是羅馬教會的本質；如果不

是神所設立的，那麼在教義上它就是敵基督的本質。」這兩句話都清楚地擺明了問題，而且是一致的。羅馬自己公開承認：如果她不是基督的國度，那她就是敵基督的國度。羅馬宣告她必居其一。她親自提出並敦促這個嚴肅的抉擇。你們畏縮了，是嗎？我接受它。良心迫使我如此。歷史迫使我如此。過去——那可畏的過去——在我面前升起。我看見那大背道，我看見基督教世界的荒涼，我看見冒煙的廢墟，我看見怪物們的統治。我看見那些「副神」——格里高利七世、英諾森三世、博尼法斯八世、亞歷山大六世、格里高利十三世、庇護九世。我看見他們的長列繼任，我看見他們可憎的生活。我看見他們被盲目的世代敬拜，賜下空洞的祝福，叫賣謊言的贖罪券，創造了一個異教化的基督教。我看見他們穿號衣的奴僕、剃髮的祭司、獨身的告解神父。我看見那臭名昭著的告解亭——被毀的女人、被殺的嬰孩。我聽見那說謊的赦罪、垂死的呻吟。我聽見受害者的哭喊。我聽見咒詛、詛咒、禁令的雷轟。我看見刑架、地牢、火刑柱。我看見那非人的宗教裁判所，史密斯菲爾德的火焰，聖巴多羅買的大屠殺，西班牙無敵艦隊，那些罄竹難書的大屠殺。我看見這一切。本著它在教會和世界中所造成的廢墟之名，本著它所否認的真理、所玷污的聖殿、所褻瀆的神、所毀滅的靈魂之名；本著它所迷惑的數百萬人、所屠殺的數百萬人、所定罪的數百萬人之名——與聖潔的認信者、高尚的改教家、無數的殉道者、歷代的聖徒一起——**我宣告它是撒但的傑作，是敵基督的身體、靈魂與本質。**

——H. 格拉頓 · 吉尼斯博士，1859年大復興佈道家

第23章：司布真論敵基督

>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本分禱告抵擋敵基督。至於敵基督是什麼，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應提出疑問。如果教皇制不是敵基督，那麼世上就沒有什麼東西配得上這個名字了。如果要發出通緝令緝拿敵基督，我們必定會把這教會當作嫌疑犯抓起來——而且它絕不會再被釋放，因為它與描述如此精確地吻合。」

> 「教皇制違背基督的福音，就是敵基督。我們應當禱告抵擋它。每一個信徒都應當每日禱告，求神將敵基督像磨石一樣扔進洪水。為了基督的緣故——因為它傷害基督，因為它搶奪基督的榮耀，因為它用聖禮功效取代基督的贖罪，把一塊餅提升到救主的位置，把幾滴水提升到聖靈的位置，把一個像我們自己一樣會犯錯的凡人提升到基督地上代理的位置——我們若因它敵基督而禱告抵擋它，就必恨惡其錯謬而愛其個人；就必厭惡、憎恨其教義而愛其靈魂。這樣，我們禱告的氣息就會變得甘甜，因為我們在禱告時轉向了基督。」

附註

[1] 按聖經：「不要稱地上的人為父」（太23:9）。羅馬教會自封「神父」、「聖父」等稱號，正是敵基督僭取神獨有榮耀的明證。本書使用這些稱號僅為揭露，絕非認可。 ↩

[2] 關於666的計算，另可考慮希臘文「Lateinos」（拉丁人）或「Ita(n)」（義大利）等詞，但歷史主義更正教一貫以「VICARIVS FILII DEI」為最精確的應驗。此頭銜雖未正式刻於三重冠，但自古被用作教皇的描寫性稱號，且其數值精確符合啟示錄13:18。這不是偶然的遊戲，而是神護理的標記。 ↩

唯獨聖經 • 唯獨基督 • 唯獨恩典 • 唯獨信心 • 唯獨神的榮耀

宗教改革未竟，敵基督仍坐寶座，但主耶穌必降臨廢掉他。

馬拉納塔——主必要來！